



文白对照
四库全书精华

集部 · 苏洵诗文集

(下)

李 变摇主编

目摇摇录

《礼》论	员
《乐》论	缘
《诗》论	怨
《书》论	员猿
《春秋》论	员苑
苏洵文集卷九	圆猿
论	圆猿
史论上	圆猿
史论下	圆苑
谏论上	猿
谏论下	猿
管仲论	猿
明摇论	源
辨奸论	源
利者义之和论	源
苏洵文集卷十	缘
上皇帝十事书	缘
苏洵文集卷十一	苑
上韩枢密书	苑
上文丞相书	愿
上田枢密书	怨
上余青州书	怨
苏洵文集卷十二	怨

上欧阳内翰第一书	怨
上王长安书	缘
上张侍郎第一书	苑
上韩舍人书	园
苏洵文集卷十三	园
与梅圣俞书	园
答雷太简书	源
与吴殿院书	远
谢赵司谏书	愿
苏洵文集卷十四	园
族谱后录上篇	园
族谱后录下篇	远
苏氏族谱亭记	猿
苏洵文集卷十五	苑
杂摇文	苑
张益州画像记	苑
极乐院造六菩萨记	园
木假山记	源
老翁井铭	远
吴道子画五星赞	愿
仲兄字文甫说	园
名二子说	猿
送吴侯职方赴阙引	源
送石昌言使北引	苑
祭侄位文	怨
谢相府启	员

《礼》论

夫人之情 ,安于其所常为 ,无故而变其俗 ,则其势必不从。圣人之始作礼也 ,不因其势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厌服其心 ,而徒欲使之轻去其旧 ,而乐就吾法 ,不能也。故无故而使之事君、无故而使之事父、无故而使之事兄 ,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事则不可也 ,而遂翻然以从我者 ,吾以耻厌服其心也。

彼为吾君 ,彼为吾父 ,彼为吾兄 ,圣人曰 :“彼为吾君父兄 ,何以异于我 ?”于是坐其君与其父以及其兄 ,而已立于其旁 ,且俯首屈膝于其前以为礼 ,而谓之拜 ,率天下之人 ,而使之拜其君父兄。夫无故而使之拜其君 ,无故而使之拜其父 ,无故而使之拜其兄 ,则天下之人将复嗤笑 ,以为迂怪而不从 ,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为其君父兄。于是圣人者又有术焉 ,以厌服其心 ,而使之肯拜其君父兄。

然则 ,圣人者果何术也 ?耻之而已。古之圣人将欲以礼法天下之民 ,故先自治其身 ,使天下皆信其言 ,曰 :“此人也 ,其言如是 ,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圣人曰 :“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 ,吾不与之齿 !”而使天下之人亦曰 :“彼将不与我齿也 !”于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 ,以求齿于圣人。

虽然 ,彼圣人者 ,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 ,何也 ?其微权也。彼为吾君 ,彼为吾父 ,彼为吾兄 ,圣人之拜不用于世 ,吾与之皆坐于此 ,皆立于此 ,比肩而行于此 ,无以异也 ,吾一旦而怒 ,奋手举梃而搏逐之可也。何则 ?彼其心常以为吾侪也 ,不见其异于吾也。圣人知人之安于逸而苦于劳 ,故使贵者逸而贱者劳 ;且又知坐之为逸 ,而立且拜者之为劳也 ,故举其君父

兄坐之于上 ,而使之立且拜于下。明日彼将有怒作于心者 ,徐而自思之 ,必曰 :“ 此吾向之所坐而拜之 ,且立于其下者也。圣人固使之逸而使我劳 ,是贱于彼也。奋手举梃以搏逐之 ,吾心不安焉。”刻木而为人 ,朝夕而拜之 ,他日析之以为薪 ,而犹且忌之。彼其始木焉 ,已拜之犹且不敢以为薪。故圣人以其微权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而权者又不可以告人 ,故先之以耻。

呜呼 ! 其事如此 ,然后君父兄得以安其尊而至于今。今之匹夫匹妇 ,莫不知拜其君父兄 ,乃曰 :“ 拜起坐立 ,礼之末也。”不知圣人其始之教民拜起坐立 ,如此之劳也。此圣人之所以虑 ,而作《易》以神其教也。

【译文】

人的本性 ,喜欢保持自己的生活习惯 ,要是无缘无故地改变人们的习俗 ,那人们是势必不会服从的。圣人开始制作礼法的时候 ,如果不利用那势必可以让人们感到危亡困辱的东西来压服人们的心 ,而只是白白地就想让人们轻轻松松地抛弃那旧习俗 ,从而痛痛快地遵从我们的法令 ,那是不可能的。因此 ,无缘无故地就要让他们侍奉君主、无缘无故地就要让他们侍奉父亲、无缘无故地就要让他们侍奉兄长 ,尽管他们当初并不是像今天的人们这样 ,知道不侍奉君主、父亲、兄长那是不行的 ,但他们还是能一下子就回过头来服从我们 ,原因就是我们用耻辱来压服了他们的心。

他是我们的君主 ,他是我们的父亲 ,他是我们的兄长 ,圣人说 :“ 既然他是我的君主、我的父亲、我的兄长 ,那得用什么方法才能使他们与我们有区别呢 ?”于是 ,他让自己的君主和自己的父亲以及自己的兄长坐下 ,自己站立在他们的旁边 ,而

且低下头、屈膝下跪，在他们面前行礼，把这个举动叫作“拜”，率领天下的人，而让他们都要拜自己的君主、父亲、兄长。然而，如果无缘无故地就要让人们拜自己的君主，无缘无故地就要让人们拜自己的父亲，无缘无故地就要让人们拜自己的兄长，那天下人就会再次发出嗤笑，认为这太离奇古怪，因而不会服从，但君主、父亲、兄长又不能不得到自己的臣下、儿子、弟弟的跪拜而只是白白地做他们的君主、父亲、兄长。于是，圣人又想出了办法来压服他们的心，而使他们愿意拜自己的君主、父亲、兄长。

既然如此，那圣人到底是用的什么办法呢？这用的不过就是耻辱罢了。古代的圣人想要把礼作为天下民众的法度，因此首先从自身做起，使天下人都相信了他的话，说：“这个人既然这样说又这样做，看来，如果不照他这样做，那肯定是不行了的。”因此圣人说：“天下如果有不拜自己的君主、父亲、兄长的人，我就不把他当人看了！”从而让天下的人也说：“我们将不把那种人当人看！”于是大家你跟我、我跟你，都拜自己的君主、父亲、兄长，以求得圣人对自己的看重。

尽管如此，但那圣人为什么一定要让天下人拜自己的君主、父亲、兄长呢？原因就是那时的君主、父亲、兄长没有权威。尽管他是我们的君主，他是我们的父亲，他是我们的兄长，但如果圣人的跪拜不在社会上使用，那我们与他们都是一同坐在这里，一同站在这里，肩膀挨着肩膀地走在这里，没有什么差别，而且我们一旦发怒，还可以挥手举起木棒打跑他们。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大家心里都常常把他们看成是与自己同类的人，看不出他们与自己有什么差异。圣人知道人们喜欢安逸而不喜欢劳累，因此便让高贵的人得到安逸而

让卑贱的人得到劳累 ,而且圣人又知道坐着是安逸的 ,而站着并跪拜的人是劳累的 ,所以就把他们的君主、父亲、兄长推上面坐好 ,而让他们在下面站着并跪拜。以后他们中如果有怒气在心中发作的人 ,那他自己慢慢想过一阵子后 ,就必定会说 :“这是以前坐在我上面并让我跪拜过的人 ,而且我是站在他们下面的人。圣人确实是让他们安逸而让我劳累 ,因此我是比他们要卑贱的人。如果挥手举起木棒来打跑他们 ,那我的心里就不会安宁了。”如今把木头雕刻成人 ,早晚向他跪拜 ,而如果有一天把他劈开当成木柴 ,那人的心里还是有所忌讳的。更何况那时他们刚成为偶像 ,人们既然已经向他们跪拜了 ,那就更不敢把他们当成木柴了。所以 ,圣人见君主、父亲、兄长没有权威 ,因而让天下人尊崇自己的君主、父亲、兄长。而权威这个东西又不能告诉给人 ,所以圣人就首先使用了耻辱。

啊 ! 这个事情做到这种程度后 ,君主、父亲、兄长才得以把自己的尊严安安稳稳地一直保持到今天。由于如今的男女平民 ,没有人不知道要拜自己的君主、父亲、兄长 ,因此就有人说 :“跪拜、起立、坐下、站立 ,这只是礼仪的不起眼的常识。”他们不知道圣人一开始教民众跪拜、起立、坐下、站立时 ,是这样的辛劳。但这个问题也是圣人所担心的 ,因而他便制作了《易经》 ,用来神化他的教诲。

《乐》论

礼之始作也，难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难久。天下未知君之为君，父之为父，兄之为兄，而圣人为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异其君父兄，而圣人为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从我拜起坐立，而圣人身先之以耻。呜呼！其亦难矣。天下恶夫死也久矣，圣人招之曰：“来！吾生尔。”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视其向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则宜何从？故当其时，虽难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视君父兄，如头足之不待别白而后识；视拜起坐立，如寝食之不待告语而后从事。虽然，百人从之，一人不从，则其势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无礼而死，而见其今之无礼而不至乎死也，则曰圣人欺我。故当其时，虽易行而难久。

呜呼！圣人之所以胜天下之劳逸者，独有死生之说耳。死生之说不信于天下，则劳逸之说将出而胜之。劳逸之说胜，则圣人之权去矣。酒有鸩，肉有堇，然后人不敢饮食。药可以生死，然后人不以苦口为讳。去其鸩，彻其堇，则酒肉之权固胜于药。圣人之始作礼也，其亦逆知其势之将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诚，而后人信之。”幸今之时，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诚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为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则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语之所不及也。告语之所不及，必有以阴驱而潜率之。于是观之天地之间，得其至神之机，而窃之以为乐。

雨，吾见其所以湿万物也；日，吾见其所以燥万物也；风，吾见其所以动万物也。隐隐欲欲，而谓之雷者，彼何用也？阴凝而不散，物蹇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湿，日之所不能燥，风之所

不能动 ,雷一震焉而凝者散 ,蹙者遂。曰雨者 ,曰日者 ,曰风者 ,以形用 ;曰雷者 ,以神用。用 ,莫神于声。故圣人因声以为乐。为之君臣、父子、兄弟者 ,礼也。礼之所不及 ,而乐及焉。正声入乎耳 ,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则礼者固吾心之所有也 ,而圣人之说 ,又何从而不信乎 ?

【译文】

礼法在刚开始制订的时候 ,是制订起来很困难但推行起来却很容易的。礼法在推行以后 ,又是推行起来容易但却很难持久下去的。由于天下人还不知道君主就是君主 ,父亲就是父亲 ,兄长就是兄长 ,因而圣人就为他们规定了君主、父亲、兄长 ;由于天下人还没有什么方式用来区别自己的君主、父亲、兄长 ,因而圣人便为他们制定了跪拜、起立、坐下、站立的规定 ;由于天下还没有人愿意服服帖帖地跟着我跪拜、起立、坐下、站立的 ,因而圣人首先以身作则来让人感到耻辱。唉呀 !这也太难了。天下人厌恶死亡也是很久了 ,于是圣人招呼他们说 :“来 !我让你们生存。”在这之后 ,圣人的法令果然可以让天下人生存下来。天下人看到过去是这样的危险 ,但如今却是这样的安全 ,那他们应该听从谁呢 ?因此 ,当时礼法虽然难于制订 ,但却容易推行。礼法推行后 ,天下人看待君主、父亲、兄长 ,就像看待头和脚一样 ,用不着要等到辨别清楚之后才能知道哪个在上、哪个在下 ;对待跪拜、起立、坐下、站立 ,就像要睡觉和要吃饭一样 ,用不着要等到别人告诉之后才能去做。虽然这样 ,尽管有一个百人服从 ,但却有一个人不服从 ,那这一个人势必也不可能马上就得死去。天下人不知道最初人们就是因为无礼才在争斗中死去的 ,然而他们却看到如今虽然无礼但还不至于就会因此而死去 ,因此他们就会说

圣人在欺骗我们。所以 ,在这个时候 ,礼法虽然容易推行却很难持久下去了。

唉呀！圣人之所以能战胜天下人好逸恶劳的本性 ,他所凭借的东西 ,只不过就是死亡和生存的学说罢了。死亡和生存的学说既然不能被天下人所相信 ,那好逸恶劳的学说就会被人提出来而战胜死亡和生存的学说。如果好逸恶劳的学说获胜 ,那圣人的权威也就丧失了。酒里有鸩毒 ,肉里有堇毒 ,在这个前提下 ,人就不敢喝、不敢吃了。药可以拯救人的生命 ,在这个前提下 ,人就不会忌讳药是苦口的了。而只要去掉了酒里的鸩毒 ,除去了肉里的堇毒 ,那酒和肉的权威就完全会超过药了。圣人开始制作礼法的时候 ,也早就知道后来的情况势必会成这样 ,因此他说：“ 只要用真实的东西来告诫人们 ,那后人是会相信的。”幸好在当今这个时代 ,我们用来告诫人们的东西 ,那道理是千真万确的 ,而且那事情的结果也与道理一致 ,所以人们都能相信。我们知道那其中的道理 ,而天下人却只知道看那事情的结果 ,如果事情的结果有与道理不相同的 ,那我们的道理就不能折服天下人的嘴巴。这就是用语言告诫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如果用语言告诫而不能解决问题 ,那就必须得用神秘的方法来在暗中驱使和指挥人们。于是 ,圣人观察天地之间的事物 ,得到了天地最神秘的关键性的东西 ,因而在私下把它制作成了音乐。

雨 ,我们可以看到它能够浇湿万物 ;太阳 ,我们可以看到它能够干燥万物 ;风 ,我们可以看到它能够吹动万物。然而 ,那看不到但又能听到它轰隆隆的 ,被人们称为“ 雷 ”的东西 ,它又有什么用处呢？阴气凝聚而不能散开、物体绉缩而不能舒展 ,雨不能浇湿它们 ,太阳不能干燥它们 ,风不能吹动它们 ,

但只要雷一震动 ,那凝聚的东西就散开了 ,绌缩的东西就舒展了。那叫作雨的 ,那叫作太阳的 ,那叫作风的 ,是凭借形态在发挥作用 ,那叫作雷的 ,是凭借神明在发挥作用。要发挥作用 ,那再神也神不过声音了。因此圣人利用声音便制作了音乐。为人们区别君臣、父子、兄弟的 ,是礼法。礼法所解决不了的 ,但音乐却能解决。只要符合规范的声音一进入人们的耳朵 ,那人们就都会具备侍奉君主、侍奉父亲、侍奉兄长的心。这样一来 ,那礼法就确实是我们心中所具有的了 ,因而对圣人的学说 ,又怎能不相信呢 ?

《诗》论

人之嗜欲 ,好之有甚于生 ;而愤憾怨怒 ,有不顾其死。于是礼之权又穷。礼之法曰：“好色 ,不可为也。为人臣 ,为人子 ,为人弟 ,不可以有怨于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 ,皆不怨其君父兄 ,夫岂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无思、和易而优柔 ,以从事于此 ,则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 ,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殴诸其中 ,是非不平之气攻诸其外 ,炎炎而生 ,不顾利害 ,趋死而后已。噫！礼之权止于死生 ,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 ,则人不敢触死以违吾法。今也 ,人之好色与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发于中 ,以为可以博生也 ,而先以死自处其身 ,则死生之机固已去矣。死生之机去 ,则礼为无权。区区举无权之礼以强人之所不能 ,则乱益甚 ,而礼益败。

今吾告人曰：“必无好色 ,必无怨而君父兄。”彼将遂从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邪？将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纯用吾法 ,将遂大弃而不顾吾法。既已大弃而不顾 ,则人之好色与怨其君父兄之心 ,将遂荡然无所隔限 ,而易内窃妻之变与弑其君父兄之祸 ,必反公行于天下。圣人忧焉 ,曰：“禁人之好色而至于淫 ,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于叛。患生于责人太详。好色之不绝 ,而怨之不禁 ,则彼将反不至于乱。”故圣人之道 ,严于礼而通于《诗》。

礼曰：“必无好色 ,必无怨而君父兄。”《诗》曰：“好色而无至于淫 ,怨而君父兄而无至于叛。”严以待天下之贤人 ,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观《国风》婉娈柔媚 ,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于淫者也。《小雅》悲伤诟谑 ,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于叛者也。故天下观之 ,曰：“圣人固许我以好色 ,而不尤我之怨吾

君父兄也。许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则彼虽以虐遇我，我明讥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则吾之怨亦得当焉，不叛可也。”夫背圣人之法而自弃于淫、叛之地者，非断不能也。断之始生于不胜。人不自胜其忿，然后忍弃其身。故《诗》之教，不使人之情至于不胜也。

夫桥之所以为安于舟者，以有桥而言也。水潦大至，桥必解，而舟不至于必败。故舟者，所以济桥之所不及也。吁！礼之权，穷于易达而有《易》焉，穷于后世之不信而有《乐》焉，穷于强人而有《诗》焉。吁！圣人之虑事也盖详。

【译文】

人对嗜好和欲望的喜爱，有超过生命的；由于愤憾和怨怒，有不顾死亡的。于是，礼法的权威便丧失了。礼法的规定说：“喜好女色，不可以。作为君主的臣子，作为父亲的儿子，作为兄长的弟弟，不可以怨恨自己的君主、父亲、兄长。”如果能让天下人都不喜好女色，都不怨恨自己的君主、父亲、兄长，那岂不更好！如果能让人的情感和情操都恬淡安然而没有过多的要求、谦和平易而对人宽容，以遵从礼法，那天下必定也会出现最好的政治局面。然而，人的情感和情操，又不能都是这样。喜好女色的欲望会在里面撕扯人的心，因纠纷和不公平的而引起的愤恨会从外面来打击人的心，喜好女色的欲望和愤恨一旦强烈地在心中产生和爆发出来，那人就会不顾利害，直到死了才能算完。呵！礼法的权威只是停留在死亡与生存之间，如果天下的事情是还不至于要用生命来交换的，那人就不敢冒死来违犯我们的法令。然而如今，人喜好女色的欲望与因纠纷和不公平的而引起的愤恨勃然从心中爆发出来，以为这些是可以用生命来换取的，从而先就把自身放到了死亡的位置上。这样一来，用死亡来震慑人的关键作用就完

全丧失了。用死亡来震慑人的关键作用一丧失，那礼法就没有权威了。如果愚蠢地用没有权威的礼法来强迫人做它强迫不了的事情，那乱子就会越大，而礼法也就会更加衰败了。

如今我们对人讲：“必须要做到不喜好女色，必须要做到不怨恨你们的君主、父亲、兄长。”他们就能听我们的话而忘掉自己心中所固有的情感吗？肯定不能！他们既然已经不能完全服从我们的法令了，那他们就将会完全抛弃而不顾我们的法令了。既然他们已经完全抛弃而不顾我们的法令了，那人的喜好女色与怨恨自己君主、父亲、兄长的心，就将会完全放开而没有任何限制了，因而随便改换自己的妻子、乱搞别人妻子的变乱与杀死自己君主、父亲、兄长的祸害，就必将会反而在天下公然流行。圣人对此感到担忧，说：“禁止人喜好女色反而使人走到了淫乱的地步，禁止人怨恨自己的君主、父亲、兄长反而使人走到了反叛的地步。这些灾祸就是由于对人的要求太完美而产生出来的。如果不杜绝人对女色的喜好，而且不禁止人对别人的怨恨，那他们反倒会不至于作乱。”所以圣人的政治原则，是严格执行礼法但又用《诗经》来作变通。

礼法说：“必须要做到不喜好女色，必须要做到不怨恨你们的君主、父亲、兄长。”《诗经》说：“喜好女色不走到淫乱的地步，怨恨你们的君主、父亲、兄长而不走到反叛的地步。”严格是用来要求天下道德高尚的人的，变通是用来保全天下的普通人的。我看《诗经》中的《国风》尽管相亲相爱、温柔妩媚，但最终也保持了正常的道德规范。这就是喜好女色而不走到淫乱的地步。《诗经》中的《小雅》尽管悲哀伤痛、辱骂诽谤，但君臣的情分最终也不忍心断绝。这就是怨恨君主、父

亲、兄长而不走到反叛的地步。因此天下人看到这些 ,就会说 : 圣人确实是准许我们去喜好女色 ,而且不责怪我们去怨恨我们的君主、父亲、兄长。既然准许我们去喜好女色 ,那不淫乱也行了 ;既然不责怪我们去怨恨我们的君主、父亲、兄长 ,那么 ,他们即使是虐待我们 ,但我们只要公开地谴责、公开地怨恨他们 ,使天下人都清楚地知道这些事情 ,那我们的怨恨也就能够抵消了 ,因此不反叛也行了。”违背圣人的法规而自己抛弃自己、使自己走到了淫乱、反叛地步的 ,不断然下定决心是不能做到的。断然下定决心的始因就是由于不能忍受。人不能忍受自己的愤怒 ,然后就能忍心去死。因此《诗经》的教诲 ,就是不让人情感达到不能忍受的程度。

人们之所以认为桥比船要安全 ,是因为有桥才这样说的。洪水汹涌而至 ,那桥就必然会被冲垮 ,但船还不至于必定就会被冲坏。所以船这个东西 ,就能用来弥补桥所解决不了的问题。呵 ! 礼法的权威 ,由于容易被人看透而丧失作用 ,因而就有了《易经》 ;由于后世人不相信而丧失作用 ,因而就有了《乐经》 ;由于强迫人而丧失作用 ,因而就有了《诗经》。呵 ! 圣人考虑事情也是很周详的。

《书》论

风俗之变，圣人为之也。圣人因风俗之变而用其权。圣人之权用于当世，而风俗之变益甚，以至于不可复反。幸而又有一圣人焉，承其后而维之，则天下可以复治；不幸其后无圣人，其变穷而无所复入，则已矣。

昔者，吾尝欲观古之变而不可得也，于《诗》见商与周焉而不详。及观《书》，然后见尧舜之时与三代之相变，如此之亟也。自尧而至于商，其变也皆得圣人而承之，故无忧。至于周，而天下之变穷矣。忠之变而入于质，质之变而入于文，其势便也。及夫文之变，而又欲反之于忠也，是犹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恶质与忠也，犹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尝文焉，故忠质而不辞；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复茹其菽哉？呜呼！其后无圣人，其变穷而无所复入，则已矣。

周之后而无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风俗也，固不容为其后者计也，而又适不值乎圣人，固也。后之无王者也。当尧之时，举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尧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尧之未授天下于舜也，天下未尝闻有如此之事也。度其当时之民，莫不以为大怪也。然而舜与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为之数十世者，未尝与其民道其所以当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尝悦之以利，而开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为天下之民以我为当在此位也，则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誉己以固之也。

汤之伐桀也，噍噍然数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惧天下之民不己悦也，则又噍噍然以言柔之

曰：“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如曰：“我如是而为尔之君，尔可以许我焉尔。”吁！亦既薄矣。至于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皆有显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业不克终。今我奉承其志，举兵而东伐，而东国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纣之兵倒戈以纳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当为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

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摄位三年，而无一言以自解；周公为之纷纷乎，急于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风俗之变而后用其权，权用而风俗成。吾安坐而镇之，夫孰知夫风俗之变而不复反也？

【译文】

风俗的变化，是由圣人来完成的。圣人利用风俗的变化而运用他的权力。圣人的权力作用在当时的社会上，那风俗的变化就会更大，以至于再变也不能变回去了。如果有幸而又有圣人产生，跟在前一位圣人的后面而维持局面，那天下就可能再一次出现繁荣昌盛；如果不幸在圣人的后面而没有了圣人，前面风俗的变化已经穷尽，而后面又没有什么作为能再次对它进行补充，那也就完了。

从前，我曾经想要观看古代的变化但却没有能看到，在《诗经》中去看商朝和周朝，但那事情的记载都不很详细。等阅读了《尚书》后，便看到了唐尧和虞舜的时代与三代的承袭变化，竟是这样的急切。从唐尧到商朝，这一时期的风俗变化因为都有圣人前后继承，所以没有问题。但到了周朝，天下风俗的变化也就穷尽了。由忠厚一变而进入质朴，由质朴一变而进入文化，这个变化的过程是顺利的。但到了文化的一变，而又想让它返回到忠厚，这就好像是想要移动江河而让它们